



及物性视角下《蒹葭》及其英译本的生态和谐理念分析

陈令君, 李研欣

(郑州大学 外语与国际关系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视角出发,通过对《蒹葭》原文及其英译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挖掘诗人体现的和谐生态观。研究发现,《蒹葭》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展现了诗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自然和谐,通过关系过程、物质过程展现了社会和谐,通过关系过程展现了积极向上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谐。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蒹葭》;生态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1)01-0047-05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享受了许多现代文明成果,同时也对自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大家日益关心的问题。在面临生态危机的同时,人们开始思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诗经》产生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形成之时,是对周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社会生活及环境的反映。《蒹葭》出自《诗经·国风·秦风》,该诗用蒹葭、水面和神秘的佳人营造出一个如梦似幻的缥缈之景,其在描写我国先民本真的生活形态的同时也体现了古代人民对和谐生态观的追求。研究《蒹葭》及其英译本的生态和谐思想非常重要,可以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

生态语言学有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两种互为补充的研究路径。豪根模式^[1]就是豪根的语言生态学思想,主要从语言和语言环境的关系角度入手研究语言的生态平衡问题^[2]。韩礼德模式就是韩礼德的环境语言学思想^[3],以生态环境为视角呼吁生态意识。韩礼德模式“用批判的态度宣传生态和谐的话语和行为,抵制生态不和谐的行为,反思人们对自然的征服、摧残和掠夺”^[4]。生态和谐话语分析是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和谐^[5]。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系统功能语言学则为生态和谐话语分析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目前,许多学者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出发对生态和谐话语进行了探讨。黄国文和陈咏^[6]讨论了语言对形成识构的重要作用,在话语的生态分析框架中研究识构,可以揭示发话者所要表达的隐含意义和话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何伟和张瑞杰^[7]通过考察人与场所生态因素的互动关系建构了一个生态话语分析模式。闫娜^[8]试图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支撑,解释生态文明,改进和谐话语分析模式。然而,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出发对《蒹葭》及其英译本进行生态和谐话语分析、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研究尚无人涉及。一些文章如罗茜依^[9]虽然从《蒹葭》生态审美思想进行了教学探析,但是并未涉及其所蕴含的及物性,也没有深入挖掘其英译本中的生态和谐观。本文主要以《蒹葭》原文以及许渊冲^[10]、Arthur Waley^[11]的英译本为语料,对其中的及物性进行分析,并且挖掘其中蕴含的生态和谐意蕴,探究在《蒹葭》及其英译本中如何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一、及物性的理论框架

概念功能是指人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发生的一切,通过及物性表现出来。及物性是语法研究的核心概念,在传统语法中动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Halliday^[12]提出及物性概念包含小句层次,整个小

收稿日期:2020-07-17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节气古诗词的生态研究”(2021-ZZJH-384);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节气古诗词及其英译本的生态研究”(2020BYY016)

作者简介:陈令君,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篇分析与翻译学;李研欣,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

句的内容则涵盖过程中的参与者及与之相关的环境成分。作为一个语义系统,及物性把人类在客观世界的经历分为若干个过程。Halliday^[13]把人类的经验分为六大过程: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其中,物质过程的参与者是动作者和目标;心理过程的参与者主要是感知者和现象;关系过程的参与者是识别者和被识别者;行为过程的参与者是行为者;言语过程的参与者是讲话者、讲话内容、受话者和目标;存在过程的参与者是存在物。Halliday^[3]还对语言建构的增长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语言的意义建构方式是怎样作用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一问题。

Halliday 关于生态语言学的观点基于系统功

能语言学理论。该理论对于生态话语分析来说,其意义在于它的社会符号观、话语建构论不仅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提供了分析框架^[14]。本文拟通过对《蒹葭》诗歌及英译本的及物性分析,揭示诗歌中所蕴含的生态意义。

二、《蒹葭》诗歌英译本的及物性分析

《蒹葭》是古代秦国的一首民歌,描写了水边清新自然的风景和一个痴情人追求所爱而不得的痛苦与惆怅,体现了诗人热爱自然、追求爱情、忠贞不渝的情操。对于《蒹葭》的英译本,笔者选取了许渊冲^[10]和 Arthur Waley^[11]两个译本(以下分别称为许译、韦译)作为研究的语料。表1借助 UAM Corpus 对原诗和译文的及物性过程及其分布进行了统计,通过原诗作者和译者对不同的及物性过程的选择来体现他们的生态和谐观。

表1 《蒹葭》原诗及其英译本的及物性分析

文本	物质过程		心理过程		存在过程		关系过程		总计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原诗	14	47	0	0	6	20	10	33	30	100
许译	10	48	3	14	3	14	5	24	21	100
韦译	12	46	3	12	3	12	8	30	26	100

由表1可以看出,原诗以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为主、存在过程为辅。物质过程是做某件事的过程,描绘了作者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这个过程形象地体现了作者对美的执着追求。关系过程则是反映事物间属于哪一种关系的过程。作者通过关系过程,向读者描述了以“伊人”为代表的真、善、美的完美形象,又展现了一种情景交融的美景:若即若离的“伊人”,在烟波迷离中与周围的景物融为一体。存在过程包含了某个实体与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突出了“伊人”和“水”之间的关系,在空间的距离之下呈现给读者的是自然特有的美感。

两个译本与原诗的及物性过程分布有一定的差异,较原诗而言,两个译本虽然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比重大,但辅之以心理过程和存在过程。在两个译本中,原诗中的某些关系过程被译为心理过程,其余过程的分布也有不同,主要体现在第1、2、3、9、11、17、19小句,见表2。原诗的第1小句是关系过程小句,省略了关系过程词,平铺直叙地描写了河边葱葱郁郁的芦苇。在此许译没有使用关系过程词,仅用一个了短语。韦译使用物质过程词“grow”赋予了

“rush leaves”以旺盛的生命力。与原诗和许译相比,韦译更为生动。之后在第2句中,原诗使用了关系过程词“为”来表现露水和霜的关系,突显了天气寒冷。许译和韦译分别使用物质过程词“gleam”和关系过程词“turns to”来表达。物质过程词“gleam”赋予“dew and frost”动态美。天刚刚破晓,露水凝成的霜花还残留在芦苇叶片上,在阳光照耀下闪光。物质过程词的使用把露水和霜写得生机勃勃。韦译遵从原诗,使用关系过程词“turns to”。接着第3句中原诗使用了关系过程词“所谓”,突出了“伊人”这个完美的形象。许译使用了存在过程词“is”和心理过程词“need”,传达出诗人对意中人的思慕之情。韦译则省略了存在过程词,直接使用了心理过程词“love”,思念与爱慕之情表达得更加浓烈。第9句和第1句两个译本的翻译过程相似。第17句中原诗同样省略了关系过程词,韦译用了关系过程词“are”,透射了生命的顽强。第11、19句与第3句相同。因而就译文过程类型分布而言,许译和韦译各有优缺点,但总体上与原诗的意义比较贴近。

表2 《蒹葭》的两个英译本

诗句	许渊冲译: <i>The Reed</i>	Arthur Waley 译: <i>The Reeds and Rushes</i>
1 ~ 2	Green, green the reed, Dew and frost gleam .	Thick grow the rush leaves; Their white dew turns to frost.
3 ~ 4	Where's she I need ? Beyond the stream.	He whom I love . Must be somewhere along this stream.
5 ~ 6	Upstream I go, the way is long.	I went up the river to look for him, But the way was difficult and long.
7 ~ 8	Downstream I go, She's there among.	I went down the stream to look for him, And there in mid-water. Sure enough, it's he!
9 ~ 10	White, white the reed, Dew not yet dried .	Close grow the rush leaves. Their white dew not yet dry .
11 ~ 12	Where's she I need? On the other side.	He whom I love. Is at the water's side.
13 ~ 14	Upstream I go, Hard is the way.	Up stream I sought him; But the way was difficult and steep.
15 ~ 16	Downstream I go, She's far away.	Down stream I sought him, And away in mid-water. There on a ledge, that's he!
17 ~ 18	Bright, bright the reed, Dew and frost blend .	Very fresh are the rush leaves; The white dew still falls .
19 ~ 20	Where's she I need? At river's end.	He whom I love. Is at the water's edge.
21 ~ 22	Upstream I go, The way does wind.	Up stream I followed him; But the way was hard and long.
23 ~ 24	Downstream I go, She's far behind.	Down stream I followed him, And away in mid-water. There on the shoals is he!

三、及物性视角下《蒹葭》原诗及其英译本中的生态和谐观

生态哲学应生态危机而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至关重要的生存问题。生态可以被用来表示“和谐”,其中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都包括在内^[15]。“和谐”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它要求各种关系的和谐。和谐话语分析的提出在中国语境下不是简单地批判非生态因素,而是要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研究各要素的动态发展。其中,调整、融合生态因素与非生态因素也是和谐话语分析所关注的内容^[5]。我们可以从《蒹葭》这一古老典籍中找到怎样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找到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是生态和谐观研究的重点之一。这种和谐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与大自然之间不可分离的和谐。因此,下文将在及物性视角下分析及物性过程,根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精神和谐”三个方面分析《蒹葭》原诗及英译本中的生态意义。

(一) 自然和谐的生态观

自然和谐既包括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和谐,同时又包括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蒹葭》的内涵是“与天地同和”,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于“天人之和”的追求^[16]。《蒹葭》中的生物不再是毫无生命力的景色,“芦苇”“露水”“溪水”等非生命体成为审美主体,像人一样具有感知力。原诗中“为”是关系过程词,描绘了“白露”和“霜”之间的关系,参与者是“白

露”。白露不再是静止的东西,自然本身的和谐表现在生物之间的关系或两种生物的相互依附,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因此,原诗的关系过程词很贴切地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表1可见,在诗句1~2中,许译使用了物质过程词“gleam”,更生动地传达了原诗的意义,不仅写出了露水与白霜之间的关系,还描绘了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动态美。韦译使用了物质过程词“grow”和关系过程词“turns to”,前者写出芦苇的郁郁葱葱、肆意生长之美,后者则与原诗表达意义相同。在之后的诗句9~10和诗句17~18中,物质过程词“未晞”“未已”的施动者均是“露水”,“露水”被赋予动态美,表现了露水本身旺盛的生命力,也体现了作者尊重自然、热爱自然。许译使用了物质过程词“dried”和“blend”来描绘晶莹的露水尚未干涸,与原诗传达的勃勃生机的生态意蕴较为贴合。而韦译借物质过程词和关系过程词“grow”“dry”“falls”“are”,让读者感受到芦苇作为参与者的动态过程。相比之下,此处韦译更贴合原诗的生态意味,表现了作者平等看待自然、尊重和热爱自然的思想,达到了原诗的修辞效果与表达目的。原诗用了很多存在过程词“在”,其环境成分均是“水”,存在物是“伊人”,表现了“伊人”与“水”的关系。诗人用自然界中的水作为铺垫,水是澄澈干净的,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突出强调与水之间的关系,暗含了诗人在追求“伊人”过程中所经受的心灵洗礼。许译和韦译都用了关系过程词和存在过程词“is”来表达,遵从原诗结构。原诗及两种译文中存在过程词和关系过程词的

运用表明了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以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环境为依托,表达了对人生美好的期望。

(二) 社会和谐的生态观

《蒹葭》一诗现多被认为是一首爱情诗,表达了诗人对所仰慕之人的深厚情感和热烈的追求。人的生活离不开社会,因此我们不仅要讨论自然和谐,更要讨论社会和谐,即关注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蒹葭》中的三个关系过程词“所谓”的运用,其参与者均是“伊人”,强调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即作者所爱慕的人。“伊人”多被认为是美人,对所爱之人的赞美也是一种社会和谐。许译用存在过程词“is”描写作者所追求之人的真实存在,用心理过程词“need”表达作者对“伊人”的追求,两个过程的参与者均是“伊人”。许译与原诗相符,既强调了作者所爱慕之人,也体现了诗人的爱情。对所爱之人的追求是爱情的表现,更是社会内部和谐的证明。韦译使用了心理过程词“love”,与许译和原诗所要表达的生态含义均贴近。原诗连续几个物质过程词“溯洄”“溯游”的运用则强调了作者百折不挠的行为过程。虽然这一寻找的过程可以被看作男女之间的爱情,但同时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许译将“溯洄从之”“溯游从之”均译为物质过程词“go”,略显单调,不能表达出原诗的丰富内涵。“go”仅仅描写了诗人的一个走的动作,体现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韦译分别将其译成物质过程词“went up”“went down”“look for”“sought”“followed”,这样就有寻找的动作,烘托出主人公纯洁的爱情及对“伊人”强烈的追求。爱情诗歌描绘的都是发自内心的生态感情,清新自然。这些感情均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是社会内部和谐的表现。韦译用这几个物质过程词一步一步加深了意蕴,“followed”这一物质过程词所表现的行为呈现给读者的映像就是主人公不管何时何境,都难以停下相思追寻的脚步,诗歌的情感也就更为深刻了。原诗及两个译本均表现了诗人在追寻“伊人”未果的情况下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几个物质过程词的使用营造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

(三) 精神和谐的生态观

《蒹葭》一诗展现了一种精神动力,即对理想和美好的追求。《蒹葭》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追求,而且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体现了一种精神生态;同时通过描述诗人冲破现实的阻碍及重重困难,也展现了劳动人民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积极乐观、坚持不懈的精神。人类由于对自己和所处生存环境的不满,坚持不懈地追寻真善美。文学可以

反映人们的心灵世界,它艺术化地把人类追寻的光辉历程记录了下来^[17]。“在”是存在过程词,参与者是“伊人”,表现的是诗人与水的关系,此处的存在过程词又强调了“伊人”每次与水的位置关系都有所不同。“伊人”的不断变化更突出了诗人的坚持,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是一种精神和谐之美。许译用了关系过程词“is”来描写“伊人”与环境位置之间的关系,比较贴合原诗。“伊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诗人不知道自己所追寻的人或者理想究竟在何处,仿佛在河流中间又好像在河岸两边。空间的不断变换与阻碍更加凸显了作者在追求过程中的精神和谐。韦译则用了关系过程词和存在过程词“must be”“is”,参与者即存在物依然是“伊人”。这几个词不仅能很好地传达“伊人”环境位置的变化,还传达出心理上的变化,因此韦译增强了原诗所要表达的精神和谐。“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这三句是关系过程,所描述的是道路的性质特征,表明即使道路曲折复杂,诗人也没有气馁和绝望,依然充满希望。这种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是精神和谐生态观的写照。韦译用关系过程词“was”客观地表述了道路崎岖;许译则使用物质过程词“wind”,更贴合原文,所传达的感情更加精准,即执著地追求爱情理想,忠贞不渝。

四、结语

本文以及物性系统为理论依据,对《蒹葭》原诗及其两个英译本中的生态观进行了探究,发现在原诗和英译本中,各小句均以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为主,但存在过程和心理过程的分布存在一些差异,译文多将原诗的关系过程小句译为心理过程小句。原诗体现了作者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包含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及精神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即和谐话语分析所研究的问题。对《蒹葭》及其英译本的及物性分析不仅体现了诗歌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为及物性和典籍英译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译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既表现了自然本身的和谐,也很好展现了诗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自然和谐,通过描写“伊人”的风采及诗人对其的不懈追寻,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美好,以及象征社会内部和谐的纯真爱情,这些都是社会和谐的体现。通过描写诗人的不断追寻展现了诗人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这是个人不断提高自身价值、完善自我内在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精神和谐。在环境污染严重的今天,作为全球性的核心问题,生态逐步被各个学科所关注和重视。

语言学领域则更加关注生态和谐话语分析。因此,我们尝试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来建构生态话语分析,反思人们掠夺和摧残自然的行为,以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 [1]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A. S. Dil)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2]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1): 9-12.
- [3]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6): 7-16.
- [4] Stu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5] 赵蕊华,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J]. 当代外语研究, 2017(4): 15-18.
- [6] 黄国文, 陈喏. 生态哲学与话语的生态分析[J]. 外国语文, 2016(6): 56-61.
- [7] 何伟, 张瑞杰. 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构建[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1): 56-64.
- [8] 闫娜. 系统功能视角下的和谐话语分析——生态文明概

- 念的解读[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8(7): 79-82.
- [9] 罗茜尹. 《蒹葭》生态审美思想的教学探析[J]. 贺州学院学报, 2018(2): 137-140.
- [10] 许渊冲. 许渊冲经典英译古代诗 1000 首: 诗经[M].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3.
- [11] Waley A. The book of songs [M].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0.
- [12] Halliday M A K. Some notes on “deep” grammar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66, 2(1): 57-67.
- [13] Halliday M A K.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Arnold, 1985.
- [14] 苗兴伟, 雷蕾.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生态话语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1): 13-22.
- [15] 黄国文.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J]. 中国外语, 2016(5): 9-13.
- [16] 曾繁仁. 试论《诗经》中所蕴含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6): 51-60.
- [17] 吴伟明. 《诗经·蒹葭》中“追寻”模式的文化内涵探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371-373.

[责任编辑 亦 筱]

(上接第 26 页)

化与黔中文化,加上区域红色文化,构成了渝东南非同寻常的文化旅游资本,完全可以承载渝东南全域旅游目的地的构建。目前应尽快突破商业模式选择上的认知瓶颈,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两个方面取得成果。此外,对于近现代渝东南红色文化资源的区域文化意义及其时代价值取向,学界的相关研究似乎并不到位。只有从学理上对渝东南的红色文化与武陵文化、民族文化、黔中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揭示这四种区域文化类型融合的秘密,才能达成创建渝东南全域旅游目的地必需的认知前提。

参考文献:

- [1] 苏振东, 谢青. 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六大关键[N]. 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 2011-11-04(6).
- [2] 胥悦红.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文化资源商业模式与全产业链建构的探讨[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6(22): 70-85, 95.
- [3] 管维良主编. 重庆民族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2.
- [4] 赵心宪. 从文化特色到经济特色: 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调查[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 [5] 赵心宪. 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 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个

- 案[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
- [6] 杨江明, 唐世刚. 渝东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探析[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2(4): 93-97.
- [7] 臧励馥. 古今地名大辞典[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31.
- [8] 范立君. 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1): 60-63.
- [9] 王先明. “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J]. 学术月刊, 2006(3): 126-128, 137.
- [10] 王俊, 沈韩笑. 全域旅游目的地的类型及开发模式[N]. 中国旅游报, 2016-04-11(2).
- [11] 陶少华. 重庆民族地区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4(4): 120-123.
- [12] 高翔. 充分认识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J]. 党建, 2019(5): 17-18.
- [13] 王明前.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J]. 河南商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5(6): 50-54.
- [14] 项福库. 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调查、开发与利用研究[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 [15] 侯兵, 黄震方, 徐海军. 文化旅游的空间形态研究: 基于文化空间的综述与启示[J]. 旅游学刊, 2011(3): 70-77.

[责任编辑 文 川]